
ICANN81 | AGM — 联合会议：ICANN 董事会与 GNSO 理事会
土耳其时间 2024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一 — 15:00 至 16:00

弗朗克·卡拉斯科

(FRANCO CARRASCO):

大家好。我是弗朗克·卡拉斯科，是本次会议的参会经理。欢迎参加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 (ICANN) 董事会与通用名称支持组织 (GNSO) 的联合会议。请注意，本次会议正在录制中，请大家遵循 ICANN 预期行为标准和 ICANN 社群反骚扰政策。今天本次会议的口译服务将包括英语、法语、西班牙语、中文、俄语、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为了方便记录，请说出你的姓名，如果你使用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还要说明你要使用的语言。同时请注意语速不要太快。

今天的讨论仅在 ICANN 董事会和 GNSO 理事会之间进行。因此，我们不会有听众提问环节。好了。现在有请 ICANN 董事会主席崔普缇·辛哈 (Tripti Sinha) 发言。

崔普缇·辛哈

(TRIPTI SINHA):

感谢弗朗克 (Franco) 的开场介绍，再一次，欢迎各位前来参加本次双边会议。其实，每次召开选区日会议我们都非常高兴，因为这是大家开诚布公的好机会。我知道我们已经提出很多问题，但还是有一些需要讨论的地方。好了，格雷格 (Greg)，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这就代表董事会提出第一个问题，先向听众宣读问题，然后我们开始讨论，好吗？

注：以下内容为针对音频文件的誊写文本。尽管文本誊写稿基本准确，但也可因音频不清晰和语法纠正而导致文本不完整或不准确。该文本仅为原始音频文件的补充文件，不应视作权威记录。

我们向 GNSO 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全球公共利益。目前，董事会会在制定 ICANN 政策时一直都关注这一方面，最近终于发布了一份全球公共利益 (GPI) 框架清单。希望你们已经抽空看过这份清单，我们很期待收到你们的反馈，并且想要了解在你们看来它对于政策制定流程是不是有一定意义，或者你们对这份清单有没有什么意见。

现在我来简单介绍一下 GPI 的背景信息。各位都了解，对 ICANN 的所有治理文件而言，包括董事会章程、企业设立章程、义务确认书等，GPI 都是一项关键要素。我们早在 2019 年就开始着手探索。这个框架的实际目的就在于，采取自下而上、带动多个利益相关方的方式来加深对于每项决策背后的 GPI 问题的理解，尤其是涉及董事会决策时。结合这个框架和这份清单工具，我们希望探索如何更好地将它嵌入到各个流程中，一来是为了加强我们对公共利益的守护，二来也是为了体现我们采纳的任何建议、意见和公共评议都是符合全球公共利益的。因此，我们很乐意听取你们的反馈。谢谢。

格雷格·蒂比雅思

(GREG DIBIASE):

谢谢，崔普缇 (Tripti)。事实上，这份清单才发布不久。我们还没来得及查看。不过我们很快会安排的。总的来说，我们对此非常期待。我们相信，这样的文件能够帮助我们明确自己的使命，也能为我们的工作提供具体指导。实在抱歉，我们还没办法提供反馈，因为它最近才发布，我们还没有机会仔细查看，但我们都是很愿意学习这份清单文件的。等我们看完后，一定会及时反馈并跟进这些问题。

崔普缇·辛哈： 谢谢。在结束这个议题之前，我还想追加一个问题。在你们的工作当中，在进行审议或者讨论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全球公共利益呢？这个问题也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反馈。

格雷格·蒂比雅思： 关于这一点，虽然在这里我的答案某种程度上只能代表我个人的想法，但我很确信，我们在所有工作中都具备这种全球公共利益观念。不管是完成 ICANN 使命，还是制定支持 ICANN 使命的政策，这一观念都是贯彻全程的。所以，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虽然我现在说不清具体的例子来向你解释我们是怎样贯彻落实，但我们后续肯定可以给出具体答案的。

崔普缇·辛哈： 好的。不用了，我相信你们肯定是具备 GPI 观念的，如果你们已经采取了类似工具，我们也不想对它大刀阔斧改革，对吧，但是或许能够帮你们的工具提供一些改进建议。非常感谢。好了，我们继续讨论接下来的问题。

钟宏安 (Edmon Chung)： 崔普缇，抱歉我想打断一下。

崔普缇·辛哈： 请说。抱歉没顾上你，宏安 (Edmon)。

钟宏安：

没关系。我就是想提供更多背景信息，我们认为这与董事会准备进行的讨论和理事会正在开展的工作非常相关。因此，在考虑董事会的准备工作时，这份清单很值得查看。没错，这份清单是最近才流传开来。但是，清单中的内容实际上在过去两年已经基本敲定没有变动，都是源自为新 gTLD 后续流程 (SubPro) 运营设计评估 (ODA) 和标准化访问/披露系统 (SSAD) ODA 制定的试行 GPI 框架。所以，其实就是那个框架。

之后根据一些反馈进行了更新，在 2023 年发布了第 5 版 GPI 框架，您在清单中看到的所有内容实际上都来自这份文档，我们只是添加了一些复选框和某些可能相关、可能不相关的东西。因此，它算得上是一部分背景信息，我认为它与董事会准备进行的工作和理事会正在开展的工作有很大关联。

格雷格·蒂比雅思：

谢谢。这是很有帮助的背景信息，是的，这是 GNSO 正在进行的一个项目，具体一点来说，我们正在寻找让董事会尽早参与到这一流程中的方法。因此，在制定这些建议时，我们希望避免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说法而出现意外。我们不希望在流程结束时听到董事会表示“等一下，我们认为这不符合全球公众利益。”所以，我很高兴听到这些背景信息。

我们正在认真思考如何创建新的流程，以确保董事会全程参与，并且避免我们在这些流程结束时反复摇摆，从而导致适得其反或者效率低下。

崔普缇·辛哈：

谢谢，宏安。那么，格雷格，接下来就是你的发言时间了。我相信你有一系列的问题要问我们。你可以先宣读一下你的问题吗？然后我再给出董事会的答复。

格雷格·蒂比雅思：

好的。对于我们一起开展的工作以及下一步的行动，我觉得还需要继续更新。董事会最近给我们发送了一封信函，我们就第 20.6 条建议进行了讨论。这条建议是关于字符争用集的私下解决方案。董事会指出，第 20.6 条建议可能与要采纳的政府咨询委员会 (GAC) 关于字符争用集解决方案的建议不一致，所以他们想取消对这条建议的采纳。

我们过去曾讨论过，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流程来取消对建议的采纳。因此，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已经发函给董事会，我想这封信今天刚刚发出，具体的大概意思是，我们表示理解董事会的想法，也并不反对取消对这条具体建议的采纳。但我们要强调的是，这个考虑并不全面。理事会中仍然存在一些担忧，甚至对于 GAC 建议的性质也觉得不安，担心这是否会过度限制私人企业开展业务的能力。

还有一些人认为这条建议还没有实施，所以取消采纳也许难度不大。总之，这是一项具体的行动项目，我们并不反对取消采纳这条建议，但对于如何规范这一取消流程，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对吗？我认为，这在之前一直只是假设，但现在已经成为现实。董事会采取某项措施后，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可能需要修改或采纳某条建议，但政策中对于这一点还是空白。

因此，在一月份召开的战略规划会议上，我们将讨论这个问题，开始思考如何着手解决，并且要创建一个流程。现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几乎可以肯定下次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到那个时候这个流程就会派上用场了。以上是我们对此的想法和信件内容的介绍，希望不会延误下一轮的时间。我还想顺便提一下，对于我们就此进行的非正式沟通，理事会真的非常认可和赞同。我个人也认为，连续非正式的坦诚沟通可以使得很多工作项目顺利进行。好了，发言有点啰嗦，但希望大家都能听懂。

崔普缇·辛哈：

谢谢，格雷格。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确保各项工作顺利进行。接下来由贝基 (Becky) 和艾伦 (Alan) 给出回复，请发言。

艾伦·巴雷特 (Alan Barrett)：好的，谢谢。我是艾伦·巴雷特。这个问题我来回答。非常感谢格雷格提出你们的担忧。SubPro 第 20.6 条建议本质上是通过合资经营来解决争用集。我记得当初是在 2023 年，董事会接受了这条建议，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担心系统会受到操纵。我们不希望类似上一轮私人拍卖的情况再次发生，我们担心合资经营可能只是一个幌子，用来隐藏或掩盖双方之间某种违反其他建议的金融交易。

所以，即便我们接受继续开展合资经营，我们也希望在工作实施中尽量避免受到操纵。我们之前还聘请了一位专家来针对这一点拟出方案，但结果发现并没有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我们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在允许合资经营的同时避免轻易受到操纵。当然，在申请之前就已经是合资经营的话是完全没问题的。如果多方愿意联合起来共同提交一份申请，这也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情况是，已经有两份申请，而他们之后想要成立一家合资企业。

在调查了该问题并听取了 GAC 和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 (ALAC) 的建议后，董事会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改回仍然采纳该建议，这个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不是草率作出。我们认为这符合全球社群的最大利益。你们指出的问题是对的，我们确实认识到，取消采纳一条建议会引发许多问题。我们对此还没有很好的流程。

因此，我们很高兴你们会召开一次战略规划会议。我们计划安排几位董事会成员参加你们的会议，我估计克里斯·巴克里奇 (Chris Buckridge) 和贝基·拜耳 (Becky Burr) 会参加。我们真诚希望这样的方式能够更好地促进董事会和 GNSO 之间的互动，并且还能帮助我们制定采纳或取消采纳建议的流程。希望我的回答有帮助。

贝基·拜耳：

我希望补充一点，我想申明，我认为这封信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你们表达了对接受 GAC 建议的担忧，原因是这可能会改变 GNSO 的建议。对于这一点我们也得到了 ALAC 的建议。我只是想强调，在我们获得 GAC 建议和 ALAC 建议之前，董事会实际上已经有了决定，对于提出申请之后合资的企业持不认同态度。

我认为你说得很对。如果 GAC 和 ALAC 插手政策制定项目和流程，有了他们的参与，他们的建议反倒会变成另一个威胁因素，偏偏他们有权这样做。我们对此必须仔细斟酌。董事会作出这一决定是出于对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协会 (NERA) 审查结果的担忧，但这并非主要动机。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恰好能够接受 GAC 和 ALAC 的建议。

保罗·麦格雷迪

(PAUL MCGRADY):

谢谢贝基。我是保罗·麦格雷迪。对此我想谈两点。我加入了 SubPro 工作组。当时就有人对这一条款表示担忧。因此，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所有人都不应该把这当成一个惊喜，它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我认为这一切的巨大胜利，都离不开你们的全程参与和针对建议提出的补充。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认为董事会和理事会之间的工作关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所以当这个问题出现时，我们理事会给出的回复是真诚且言之有物的。比如，我们如何才能不碍事，同时未来又该如何记录工作，以便每个人都清楚知晓运作过程。但是，我们怎样才能既不妨碍社群利益又不主张地域主义呢？

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董事会在过去 18 到 24 个月中对 SubPro 问题的沟通非常积极。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分歧，而如果我们成为程序主义者，我们很容易就会针锋相对。我认为这是工作文化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董事会和理事会都在学习如何合作。所以，在我看来，这件事的进展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我认为，我们的观念在不断进步，大家变得更有合作意识了，这是值得庆祝的一点。我不想错过申明这一点的机会，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事实。我们正在学习如何通力合作。

格雷格·蒂比雅思:

我是格雷格。贝基，你提供的信息确实很有帮助。我认为，这封信的部分原因只是为了申明我们不反对取消采纳那条建议，并不意味着我们仍然希望能够讨论 GAC 建议的影响之类的问题。因此，我认

为信中的更多内容只侧重于将这个担忧保留为一个长期问题，让我们在合作过程中始终对此进行思考。

崔普缇·辛哈：

格雷格，你看现在可以转到第二个议题了吗？

格雷格·蒂比雅思：

好的，当然。

崔普缇·辛哈：

谢谢。

格雷格·蒂比雅思：

谢谢，崔普缇。下一个议题涉及知识产权选区 (IPC) 就拍卖收益提出的重审请求 (RFR) 遭到驳回后理事会发出的一封信函。我们在信中表达了对这种投诉处理方式的担忧，不过我认为我们不需要深入讨论这起具体案件的细节。我们只是有点担心，希望确保这些问责机制足够健全。

如果 ICANN 社群内有某个选区违反了章程，而我们看到与此相关的投诉因缺乏资格等原因而被驳回，那么有人就会担心，这是通过紧抠法律程序细节来驳回，而不是以完全透明的方式根据真实情况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只是想提出这个问题并与大家共同探讨。

甚至在此之前，我们就曾致函董事会，提醒针对跨社群工作组 (CCWG) 拍卖事宜的潜在章程变更存在问题。我们希望确保解决的是

事关实质的问题。如果采用独立审核流程 (IRP) 或提出投诉，而董事会无法在法律上取胜，我想问题出在我们使用的措辞上。因此，我认为，从本质上讲，理事会只是想确保这些问责机制足够健全，如果有选区违反章程，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审查。

目前，我们正在期待你们对我们信件的反馈意见。你们觉得我们的担心有道理吗？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沟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想听听你们对这个议题的想法。

崔普缇·辛哈：

谢谢格雷格。我们在之前与 CSG 的会议中也讨论过这个议题。现在，我想请里昂 (Leon) 就此发言，贝基要是对这个议题有补充的话也请发言。里昂？

里昂·桑切斯
(LEÓN SANCHEZ)：

谢谢，崔普缇，也非常感谢格雷格就这个议题的发言。正如崔普缇所说，我们在上次与 CSG 的会议上讨论过这个议题，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这些问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评估，而不一定是基于法律问题。

我还想澄清一下，董事会和董事会问责机制委员会 (BAMC) 都不认为这是一次胜利，因为我们并没有跟任何人对抗，对吧？这并不是我们与其他任何一方之间的斗争。这只是一个程序，一个需要我们关注并加以处理的问责机制。我们已经制定了明确的规则和章程，遵守章程中规定的规则可以为确保各项流程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同时督促董事会和董事会问责机制委员会履行对社群和外界的职责。

因此，我们的确根据实际情况对这些进行了评估，而证据就是我们向董事会反映了情况，并重新起草了拟议的章程修正案的措辞。我们与社群与 IPC 都进行了对话。遗憾的是，由于该流程已嵌入我们的章程中，所以无法在 RFR 流程中进行讨论，对吧？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识到了这种担忧的价值。我们继续寻求解决办法，再次召开讨论，最后重新起草了提案。就在最近的会议上，也就是我们召开的上一次会议，我们批准了一项解决方案，这项方案将启动基本章程修正案的正式流程，将其提交给赋权社群并继续进行该流程，如果最终获得赋权社群的批准，那么这项修正案将被颁布实施。

我想要申明一点，我们并没有贪图简便，否则我们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了。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解决社群的担忧，听取意见、参与讨论并采取行动。所以，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所做的，我们现在拟定了一份章程修正案，在颁布实施之前它将经过一套正式流程，并有望获得批准，这就是我们的原则。再强调一次，这不是一个宣布胜利的问题，因为正如我所说，这根本就没有什么胜利。我们的胜利在于给社群吃了一颗定心丸，并解决了选区的担忧，我们对于选区非常重视，作为董事会我们也会坚持履行自己的职责。好了，贝基，你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贝基·拜耳：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跟大家分享，起码我个人认为是非常重要的。章程中规定的问责机制并不是唯一的问责机制。社群可以举手表示不同意，董事会可以对此作出回应，这就是一种问责的表现。事实上，在我们收到 RFR 之前，修改章程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了。

我听到有人反馈问责机制不合适或不够健全。其实，章程中规定的问责机制是非常正式、详细且耗费心力的，如果董事会不能以标准方式在积极互动的基础上接受问责，这些机制就可以作为后盾保驾护航。所以，我真的不希望大家将此视为问责失败或认为问责机制不够健全。如果有人举手指出问题但我们却置之不理，那么也许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的问责机制，但事实并非如此。请大家在提交 RFR 之前就向董事会问责，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实际上，我认为这是问责制的胜利，希望大家也能这样想。据我所知，一旦我们针对驳回的 RFR 发布了拒绝理由总结，这就代表非常正式的决定。它看起来像律师口吻，语言犀利，但我认为董事会这是负责任的做法。问责机制已经发挥了作用，如果我们将来不能承担责任，那么就需要考虑一下是否改用另一种更强大或更广泛的问责机制，但在我看来，目前没有任何事情表明问责机制不够充分。

格雷格·蒂比雅思：

谢谢贝基。我是格雷格。我看到苏珊 (Susan) 举手了，请稍等一下。我想这其中还有一个层面就是沟通。比如发出 RFR 驳回通知时，也许我们各小组之间可以进行更好的沟通。我觉得，之前我们一直处于一种正式信函写作的固化思维中，所以我认为这也是可以着手改进的一点。

贝基·拜耳：

说得非常对，但需要申明一点，我们确实就此事与 IPC 进行了沟通。我们向他们说明了我们的意见。这是在董事会同意按照社群要

求的形式进行修订之后，对吧？我们明确告诉了他们，我们必须驳回请求的理由是因为它不符合章程中的资格要求。

出于各种原因，我们希望不要发布正式的驳回通知。他们拒绝撤回请求，这完全是他们的权利，无可厚非，但我们可以在沟通方面做得更好。你说得很对，但我想澄清一点。这并不是单纯地说明我们又回到了过去那种莫名其妙发函的糊涂日子。我们真的尽了最大的努力来进行沟通。

格雷格·蒂比雅思： 谢谢贝基。苏珊，你有需要补充的吗？

苏珊·佩恩 (SUSNA PAYNE)： 是的，谢谢。大家好，我是苏珊·佩恩。我非常感激我们最终在章程修改方面达成了一致。其实，对于刚才关于资格问题的讨论，我认为我们仍然持有一定的保留意见。但毫无疑问，就章程而言，我们最终达成了统一。但我认为，我们确实存在沟通问题。

贝基，你提到了希望能够不通过 RFR 这种正式流程来解决这些问题。但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别的选择。请回想一下汉堡会议之前的情况，那时候我们正在讨论章程修正案应采取的形式。你与拍卖收益小组和理事会的成员都参与了讨论。作为理事会，我们对董事会随后在汉堡会议上敲定解决方案的形式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仍在进行对话。

在董事会敲定解决方案之后，实际上就没有继续进行非正式对话的可能了，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对章程各项流程提出质疑的时机以及

质疑时间窗都有着严格的规定。一旦提出质疑，接下来的流程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这一点很遗憾。我认为对话本来可以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最终还是进行了对话并解决了问题。但是，有些人可能最终会在某些流程中进退两难，因为章程规定你只有一定的时间。而且，章程还规定 BAMC 必须在一定时间内进行审议。然后当你实际上法律问题应该进行对话时，却陷入了法律问题。

贝基·拜耳：

我只想说，在董事会投票之前进行沟通这一点完全公平。绝对的公平。我对此没有异议。

格雷格·蒂比雅思：

谢谢贝基。我们在这一点上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我不确定这个问题之前是否直接回答过，就是如果董事会认为存在违反章程的行为，那么就会造成损害，对吧？那么我想在这里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如果 ICANN 内部的选区认为存在违反章程的行为，即使他们可能还没有受到具体损害并且也无法提交支持申请，那么他们有没有可能受到损害呢？

贝基·拜耳：

我不觉得我们是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并没有违反章程。也许等我们的工作继续开展，你们可以提起诉讼说我们违反了章程，然后我们就会面临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并没有面临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听

取了社群的意见后改变了主意。我也不认为存在违反章程的情况。所以，我认为 **BAMC** 并没有就此进行过长时间的讨论。

格雷格·蒂比雅思：

谢谢贝基。好吧，我会把这一点作为我们今后考虑问责机制时的参考。其他理事对此有看法吗？那我们继续下一个。下一个议题是我们就理事会有关紧急请求的信函采取的下一步行动。我认为这与针对紧急请求和快速政策制定流程 (EPDP) 第 1 阶段的建议有关。

董事会强调了对这项建议的担忧，因为它可能不适用于目的，而且紧急请求应该不需要多个工作日。不过，他们认识到执法机构的任何紧急请求都需要经过注册服务机构的验证，而这需要时间。我们与 GAC 进行了通话，同时收到了一封信，GAC 提出了一条可以让政策工作继续推进的基本途径。在这种不同的途径中，验证工作可以继续进行，并且这条建议也许可以依赖于验证工作。

理事会还没有机会审查这条建议。我希望我们能够对其进行审查，并提出我们对该提案的疑问或担忧。我猜董事会也会这么做。因此，我的建议是收集我们对 GAC 提案的想法，然后决定何时开会进行讨论。所以，我想问题是对 GAC 提案和后续步骤的想法。

崔普缇·辛哈：

贝基，我希望还是由你来回应这个问题。

贝基·拜耳：

谢谢。我本来就想说，我们真的很想听听理事会对该提案的看法。我们认为与理事会、GAC 和董事会进行的对话非常有用，所以我们

很愿意听取理事会对后续步骤的看法。不过我认为，我们可能需要进行更多这样的对话，以便仔细了解各项参数，理清制定政策需要提出哪些问题、需要掌握哪些信息等等。因此，我们很希望听取你们的意见，并且期待进行更多的三方对话。

格雷格·蒂比雅思： 谢谢贝基。我是格雷格。是的，我认为即使在最初的通话中，也提出了很多问题。所以我认为这个继续推进的提案对我们来说很有意义，我们会尽快处理。

崔普缇·辛哈： 我想你们的问题已经结束了，对吧？不过我们还有时间。那么，你们还有什么想讨论的吗？

格雷格·蒂比雅思： 其他理事有什么想说的吗？

崔普缇·辛哈： 各位董事会同事们，还有什么事情要讨论吗？我们还有 25 分钟。当然，我们也可以提前结束。我猜有几个人还在倒时差，正想喝杯咖啡吧。

格雷格·蒂比雅思： 当然，我觉得提前结束没有问题。我只是想就保罗 (Paul) 的发言作一点补充，我觉得我们要开发更多机制，还要让沟通变得更加直接。随着 SubPro 接近尾声，我们收到了补充建议，指导我们如何在

不打乱 SubPro 时间表的前提下处理意外事件，这让我受到了很大的鼓励。我相信理事会非常感谢董事会在这些问题上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我们期待就这些建议制定新的政策，尽力解决建议不再适用等之类的问题。

崔普缇·辛哈：

谢谢格雷格。董事会同样非常认可双方的多轮对话，我觉得沟通得越来越好了。尽管时不时出现了一些小问题，但总体上是在不断进步的。加油，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解决那些不再有效的建议。非常感谢。还有人要发表其他意见吗？贝基？

贝基·拜耳：

我想代表董事会，对小组和理事会与我们携手就下一轮政策问题所做的建设性工作表示感谢。我想艾伦也跟我一样，觉得我们的对话非常有建设性。每个人都很坦诚、谦逊，全心全意探寻各种解决方案。另外，我要特别感谢保罗·麦格雷迪为小组做出的巨大贡献。

崔普缇·辛哈：

我看保罗都被你说害羞了。

贝基·拜耳：

放轻松啊，保罗。

崔普缇·辛哈：

谢谢大家。本次会议到此结束。

[会议记录结束]